

ANCIENT ROME POW HAN EMPIRE STORY

迷失的
兵城

师永刚 著

2000多年前，一支罗马军队为何攻入大汉西域？战败被俘之异族雄师筑城百年，为何神秘消失？军方秘寻失踪古罗马战俘的惊世计划，《汉书》不足200字的记述，成为探寻迷失千年的古老兵城密码。



迷失的兵城

师永刚 著

ANCIENT
ROME POW
HAN EMPIRE
STORY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失的兵城 / 师永刚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6.09

ISBN 978-7-5354-8914-2

I. ①最… II. ①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3854 号

迷失的兵城

师永刚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选题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孟通

责任编辑 | 孟通 刘艳艳

封面设计 | 杨林青

媒体运营 | 洪振宇

助理编辑 | 田永强

内文制作 | 杨宇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开本 |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 | 27

版次 | 2016年9月第1版

印次 |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89千字

定价 | 39.80元

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, 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

目录

第一章 / 001

- 1. 神秘的城池 001
- 2. 身后的猎枪 012
- 3. 孤独的士兵 023

第二章 / 034

- 4. 羊皮地图 034
- 5. 牧人传说 044
- 6. 玫瑰老人 050

第三章 / 056

- 7. 沙海 056
- 8. 初次的相识 060
- 9. 战士的青春 073

第四章 / 086

- 10. 古堡的杀声 086
- 11. 战戈 102
- 12. 逾世兵辞 111
- 13. 骊靥古城 121
- 14. 胜者的败仗 138
- 15. 寂寞时期的爱情 146
- 16. 离海很近 151

第五章 / 159

- 17. 阵地 159
- 18. 枪吟 167
- 19. 神枪手 183

第六章 / 205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0. 向千年前的战士致敬 | 205 |
| 21. 大漠鬼城 | 231 |

第七章 / 25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2. 军人的姿态 | 251 |
| 23. 咱俩谁可以改变谁 | 269 |

第八章 / 281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24. 戈壁之海 | 281 |
| 25. 戈壁兵阵 | 290 |
| 26. 狼的战争 | 303 |

第九章 / 338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27. 沙暴之怒 | 338 |
| 28. 逃离戈壁 | 356 |
| 29. 温柔的触碰 | 370 |

第十章 / 381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30. 迷失的兵城 | 381 |
| 31. 遥远的审视 | 389 |
| 32. 爱情原来是苦和甜 | 395 |
| 33. 咸味幸福 | 403 |

后 记 / 421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|
| 重新回忆西北 | 421 |
|--------|-----|

第一章

1. 神秘的城池

看到这座残迹的那一瞬间，单一海觉得自己终于看到了一种暗示，看到了那种似乎在梦境中才有的奇异，他的内心像被谁猛捣了一拳似的，发出叽叽吱吱的疼痛。那种透彻心肺的悸痛传达着一种针刺般的快感。他深呼一口气，任这快感在内心中四处游窜，心情突然出现了一个窗口，一个明亮的窗口。

这座残迹在他眼前出现两年了。两年中，他每年都要利用夏天到这里看看，像看一个老朋友似的。他有种莫名的亲近，似乎这里才是对于他单一海最富有意义的地方。他很满意自己还有这种被冲撞的激动，这表明他还是那么富于激情。激情才是人年轻的激素！

他点燃一支烟，把迷彩帽从头上抹下，顺势把头上密集的汗液抹去，像抹去刚才短暂的惊讶，迅速恢复了以往的宁静。宁静地站





在这座神秘的废墟上，对他几乎是一种洗礼。一种只有用心灵才可以感受的被擦去污垢的清澈和安宁。

太阳这时又唰地下坠了一阵儿，刚才的艳丽尽消，涨着圆圆的红脸挂在焉支山梢口的风中，一浮一浮的。在西部待久了，单一海有一种错觉，似乎太阳是唰唰地升起来，又唰唰地落下去。但这时似乎才中午两点整（此地和北京时间存在两小时的时差），太阳应该在自己笔直站立的头顶，可却偏斜着。一切的征兆，包括山呀什么的明确的物体都倾斜着，向西倾斜着。整个西部的地势，都像一条巨大的正在下滑的凝滞着的河流。这种倾斜在这儿明确到了让人悲哀的地步。可单一海似乎天生喜欢这种西倾的姿势。在他刚刚踏入这种倾斜的感觉中时，连精神上也立即趋于一致了。他在给女朋友邹辛的信中说：“这是战士的姿势，我喜欢冲击的感觉，冲击令人神圣，西部就让我神圣，我指的是这儿似乎天生让我觉得，西部从古至今似乎只有战士、古战场、边塞等才配拥有……”他很是自我陶醉了许久。这种胜利像是一种精神上的美食一样，不可以吃但却扎扎实实地融进了单一海的血液。

单一海把脚蹬在一段山口上，回避着从稍西方向直射过来的阳光。残迹像覆上了一层静悄悄的柔光，伴着寂静，几乎就是一幅几百年前被画好之后搁在这儿的大尺寸油画。那种远远近近逼来的宁静的锋芒，有声有色地刺激着单一海，他有些不知所措地打量着对面这座过于突兀的残迹。不，准确地说，是一座残碎的城堡。这城堡，再准确地说，只是一片极像城堡的影子。它夹在焉支山脉接近主峰的地方，像一把兀现的利刃，刺激着这儿的宁静。单一海还是

头一次见到这样一座废弃的城堡，居然建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山上。这种高度和那城堡隐隐显出的肃杀，让他隐约有些伤感。他一见到这城堡，就隐约觉出这是一座兵营，是一座古代的战士们据守的兵城。这种发现激醒了他心中的血，他下意识地觉出一种亲切，一种隐蔽着的但让他特别激动的欲望哗哗啦啦地击拍着他的神经。好几百年前，几千年前，这座古城的主人是谁？那些将军，那些士兵，他们是谁？这些念头涌出来时，他竟有种无端的怅然。

去年深秋，连长单一海带领侦察排二班长冯冉勘察地形。地形勘察完了，他们发现了一只可怜的岩羊。岩羊真傻，见到人也不躲，还呆呆地望着这两个人。单一海被这种冷漠激怒了，他想自个儿好赖还是个战士呀！真是和平了，和平到连羊也不怕战士了，他对冯冉努努嘴，冯冉把装好子弹的八一式冲锋枪递过去。单一海接过枪，枪声真亮，岩羊在第一声枪响时，仍怅然地寻找枪响的由来。这呆傻再次激怒了单一海，他又一枪出去，鲜血从岩羊的肥臀上汩汩泻出。可怜的岩羊这才学会了逃跑。受伤的岩羊带他们翻过一道高坡之后，留下一些如梅花的血迹，闪进一片树林不见了，留下两个猎人在 4265 米的海拔上大口地寻找氧气。他们未打到猎物，却闯进了这片遗址。他们是上周进驻山上的，他的连队奉命随全团来到焉支山进行每年例行的野营驻训。夜晚露营后，他查对地图居然发现自己仅距遗址五公里，他悄悄地告诉了冯冉之后，便把这秘密压缩进了内心，他不允许战士们出入这里。他忽然有种强烈的占有欲。他觉得，这块遗迹似乎天生属于自己，他自私地把这块遗迹当作了自己的一块领地，一片精神上的军事禁区，他想在精神上保留一块



战场，哪怕是废弃的沙场，也是一种胜利。

遗迹真像是一个人的脚印，可是这脚印真是太大了。

他凝视着低处的残迹，那是座奇怪的圆形的城堡。它的形状多么像一个圆圆的大型的鸡蛋，蛋壳用黄土垒造而成，蛋壳内的城墙显示着当年房屋的规模。那是一种异族的形状和文化垒筑的东西，似乎与古罗马的建筑相似。但令他感兴趣的是那土城的造势。站在一个战士的立场，他很佩服那些当年垒城的人，土堡内弯弯曲曲的街巷如同一座小小的城市。那巷道却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军事用途。城有四重，四重的城墙垛上配置着的武器火力密集，科学地体现着当年守城军士的智慧。这城在古代的战争中肯定从来未被击破过，只是未被战争破坏过的城墙却被时间无声地损坏了。一想到时间，单一海不由得想起土城墙那被风销蚀得只剩下土粉断垣的样子。有时候，他真想告诉那些整天喋喋不休地寻找时间的家伙，你不是要寻找时间吗？呸，你不用找了，这就是时间，只有这些残缺的被时间打败的遗迹，才配代表时间。单一海心中莫名地涌现出一种孤独，一种内心深处极端的悲凉。他忽然强烈地觉出，战士和战士，其实是一样的，其实是没有历史的，也没有时间。可是，对面的黄土内，那些人是谁呢？他们从哪里来，后来又去了哪里？

他并不比这座沉默的城知道得更多，他唯一可做的是他终于把这座城浓缩在了一张纸上，他有了这座残迹的草图就像有了什么证据。他找了许多人去问，去查了县志，但却仍是糊涂。可越是糊涂，他越想弄清这座城的由来。后来，他见了凉州一家古籍研究所的一个古怪的老人，老人姓子，这个姓太古怪了，与他研究的学问一样

怪。他在寻找一支失踪的军队，一支由古罗马战俘组成的军队。那位姓子的老者默不作声地看了那张草图许久，才拍手大叫：“真是奇迹，他们真的在这儿，真的在这儿……与我想象的太一致了。”老人喃喃着，把急着要返回山上的单一海送出家门，郑重地握着他的手，说：“也许你发现了一支军队，也许只是一座旧城的残骸，可我没有证据，比如文字，比如他们残缺的脚印，比如残矢、脸孔……我需要你画出这座城详尽的地址和方位，还有一些实物。也许我们将共同发现一个两千年前的秘密。这也许是个可怕的发现。”

单一海驱车向山上野营驻地疾驰时，内心像被攫住一样。他太压抑了，他觉得自己几乎被子老讲的那些话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就把司机换了过来。在山坡上急速行进的吉普车，像一只小小的虫子，一会儿就蜿蜒到了驻地。

尽管老人的话只是一种猜想，但他下意识地预感到自己正在接近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在战士间才有的秘密。自从有了这个猜想，那种急切想进入这座遗址的想法一下子变得有些沉重了。直到今天早上，他从梦中醒来，看到湛蓝的天空时，这种念头方又呼地燃烧起来，让他浑身不自在，他压制着自己没有半点流露。上午是政治学习，他向指导员交代了几句，就一个人出来了。那一段路他走得急如星火，全身出了许多的汗珠子。现在凉风刮过，全身舒服得骨头节吱吱响。他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大步走向城堡的大门。那门只是两座土墙之间的一个缺口，他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大门。因为他注意到只有这儿才寸草未生。他下意识地挺胸收腹，感觉是在检阅。突然他又把腰下意识地挺直，仿佛城门边还立着个哨兵，





也许就是那传说中的古罗马人，穿着汉族的衣服，并且是被汉军俘获的古罗马人。这么远，他们怎么来的？又是怎样在这里当起了战士？单一海的心中涌满了这些奇怪的问题。但他未做停留，任这些念头在脑子里晃悠。一瞬间，他甚至后悔，未曾向子老问及这些问题。未问别人，便等于给自己背上了一个疑问。有个疑问，总让人心里沉甸甸的，像挑着一担水，却不知这水是哪口井里的。他习惯边走边想，一走路他脑子就特别活跃，特别适于思考。走路和思考，对他是一种巨大的享受，可这种享受在他还未进入大门时戛然而止。

他看见了行清晰的脚印。那行脚印从大门口大摇大摆而入，又悠然而去。已被风吹软的浮土才是最好的见证者啊！

可这人是谁？单一海有些突然的惊愕。

那行脚印行走的方向有些不守规则，蜿蜒蜒蜒的像是叹息。从那行淡淡的脚印上，单一海仿佛看到了那个人偶尔驻足和呆呆仰望的神情。一个人的脚印就是一个人的表情哪！单一海在军校读书时，读过一本关于足迹方面的书。从那以后，他下意识地注意过许多人的脚印，从那些奇形怪状的印迹上，他读懂了许多自己未曾发现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其实才是人最基本的表情。他下意识地保持着自己这一奇特的习惯，保持着一种独特甚至是怪异的窥视方式，就像持有一种独特的认人方法和标准。

他跟定那行脚印，从土墙进入这座残缺的古城堡。堡垒内的阳光似乎被那些土吸走了一般，倏然暗淡了下来。单一海镇定一下，看准方位，摸出纸笔。他决定先不去理会那行脚印。这也许只是一

个牧羊人的足迹吧！一个孤独的牧羊人！但他忽视了这个牧羊人的羊群。他有种深深的冲动，描摹出这座城的每一点细枝末节，并且尽可能找出一点实物，如果可能，他真想让自己的连队把这座城挖地三尺。他想，肯定会有一些残矢或者战士的骨殖开口说话的，为子老提供一个可供判断和佐证的东西，也为自己。

他把那张绘图纸在图板上固定好。淡淡的微风哗哗地掀动着它，发出啪啪的带有金属质感的回响。单一海很喜欢这种纸，硬韧光滑，一看就让人有种想在上面挥毫的冲动。他还有个私人的小毛病，凡属一些重大的材料或者标图，他都爱找来这种纸，用以实施个人的想法。他觉得，高质量的东西必须要有高质量的纸张才相配。一看到那种把高质量的东西用软不拉叽的白粉纸表现的行为，他就觉得有些说不出的不舒服。今天，他特意把那几张好纸拿来。他想，我肯定可以把这座城绘好，并且一次成型，永不改动。

单一海有这种能力，他比任何人都信服自己的本领。他在陆军大学指挥专业学了三年，此后又在司令部绘了三年地图，垒了三年沙盘。他在十年间几乎绘遍了自己驻防地域的所有地图，并且误差仅万分之三。要知道，这是手绘呀！他的参谋专业几乎成了这个集团军参谋专业的标高。他可以用一把尺子、一支铅笔，当然还有一张质地上好的高标绘图纸，靠目测就可以准确地复述你随手指定的某类地形地物。他天生不爱在平静的司令部机关闲待着，用了一个不过分且漂亮的借口，来到了这个乙种师的168团当了二连连长。这个连长太悲哀了，悲哀到了一种连他的专长也一无用处的地步。战士们并不需要他做任何类似的表演。





他已有一年时间，收藏起了这种特殊的专长。

他在等待那种深深地从精神上覆盖一座山的快感。他拿出指南针，在图板上放好，对准大门。他迅速发现了这座城的怪异，城偏着西。也就是它的大门开得毫无规则，或者说，这座门并没有遵循传统的中国建城规则——天圆地方，四方四正，正东正西，不得有丝毫偏差。而这座城的大门，却是在偏西上。他稍微有些惊奇，迅速走到门前一百五十米处的一座高岗上俯视全城。这座城竟只有这样一个偏西的大门，他忽然觉出一种深深的寒意和悲哀。这些守城的战士，只给自己留了一个门，还是战斗的门！也就是说，这座城和这些士兵永无退路。从一开始，他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，一个战士的标准：只有胜利，否则死亡。明白了这层含意，单一海脊骨间涌起阵阵寒意，他闭眼定神，似乎要从中挣扎出什么似的。他提笔疾画，仅片刻，那座城的轮廓和概貌便被挪到了纸上，但中间却是一片空白，他忽然想把这四重城内的全貌用线条和代码全部画出来，他觉得那些传说中的战士，也许正在城内隐藏着。

他重又进入土城，这次他决定，凭直觉前行。在山上他已看出，这座城近似迷宫，四重内又是四重，似乎永无尽头，又似乎一步到头。所以，他那次与冯冉在城边上驻足良久，还是未敢轻易进入。他忽然想起那行脚印，是谁，竟敢轻易入内？

城内的土屋残壁已被风化，有的只剩高高的一堵大墙，中间却洞开着，风从中间掠过时，呜呜的，如同吹胡笳。城内残垣密集，回音效果奇好，到处是一片肃杀的低鸣，仿佛是一些绝音，夹着风尘，一点点地来回走动。单一海每走十多米，就用残石碎土，用自

己的理解，在地上摆成一个小小的沙盘或模型，直到自己满意了，再在图上留下一片小点。他准备把全城用模型局部凸现完毕后，再进行详画。这模型还有一个作用，他可以把它当成路标。

转过一条貌似街道的路后，他又触到了那行脚印。那行脚印时隐时现，令单一海有种无端的亲切。这个牧人居然与自己的直觉有些相似。至少与自己这半小时的直觉是吻合的。他忽然对那脚印产生了兴趣，他觉得这个人只要不离开他的直觉，他肯定可以凭直觉找到他。他顺着残道前行，看到一堵残垣挡住了去路。面前一下出现了三条路，左右各有一条小路，但那行脚印却直接从残垣后面绕了过去，他停顿了一下，略作思索，选择了向左。他对那行脚印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拒绝，他本能地认为那行脚印是正确的，却又希望它不正确，也许只有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高人一筹。单一海想着，已悟到再向左走，只是一条死路。他本能地回转身，绕过残垣，向前直走。前面是一段石板，上面的脚印消失了。单一海觉出片刻的轻松，拿出指北针，判定自己还是在正北方向。他在每个重要的地方都堆了个小小的模型。现在，这半个城的许多局部都在他的心里自动组合，被揉捏成了一个整体。迎面是一排房屋，还有一口井，似乎每间屋里还有炊烟的痕迹。这应该是住人的房子。可这房子这么小，像一个个住家的单元，更像是战士们的家。家，一想到这个字眼，他的心里不由得一动，内心温暖了一下，又被片刻的惊讶给淹没了。此城的设计者肯定是个大胆无知……又谋略超群的家伙。他太狂妄了，狂妄到忘了给自己留一个逃跑的门的地位，无知到了把家属妻儿摆放在城门边缘的地位。这正是兵家大忌呀！可这个家



伙全然不顾什么兵家大忌。他按自己的思维和权力，为自己和自己的属下造了一座坟墓式的老城。而几千年来，居然从未被击破！忽然，单一海有些心悸般地敬佩起那个无名的家伙了，此人真狂啊！他感叹，从一开始，他就为自己和属下们断了逃跑的路径，他不允许自己的士兵们，留出心思来寻找生还的路径，他们把亲人放在身边，让温情的目光盯住自己。这样的驭兵之道比“破釜沉舟”还“破釜沉舟”，这是一种大绝望，也是一种大勇气，更是一种大战士风度。

他不由得有些坏坏地笑了。大步越过半堵破墙，那行脚印又出现在了他前方的路上，真邪了，他暗自惭愧。这个人仿佛路标，仿佛城内的主人，到处转悠，从脚印上看，似乎全无顾虑、全无徘徊，甚至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犹豫。似乎边走边欣赏，只是随意走去，便走通了一座迷宫式的兵城。单一海有些莫名的愤怒。他觉得内心中仿佛有什么被占领了似的，老觉得有双脚在踩击着他，让他疼。他恼怒地蹲下来，认真地盯着那双脚印，那脚印不深，浅浅的，从尺寸上他判断有37码，也就是说，此人身高1.62米左右，又是一个小个子。他继续读着那鞋印，这竟是双部队配发的八七式迷彩高靱胶鞋的印迹。这种鞋子刚装备部队不久，穿着舒适，看着帅气，官兵没有谁舍得拿这种鞋子和老百姓换鸡蛋吃。是连队里的谁呢？比如冯冉，也不可能，临出门时，他还看到他在连队。从这鞋印上看，肯定是刚刚踩上的，而且他感觉，此人肯定在前方不远处行走，还没走出去。这个发现让他内心一动，也许是一个对这座城堡有兴趣的人，可他会是谁？他起身又跟着脚印走了几步，判断出此人体重最五十多公斤，也就是说，此人体态偏瘦，从行走的方式上看，

似乎……似乎是个女人！穿一双迷彩胶鞋的女人！他被这个发现吓了一跳，抑或有种惊讶，更多的是激起了自己的好奇。他迅速起身，跟着那脚印前行，又走了几十米，虚浮的土已被茂密的草木遮住。草棵子很深，偶尔哗地飞起一只野鸽子，倏地又消失了。太阳此时被城墙挡住了，单一海无法判断时间，他的头脑中有些乱哄哄的，神秘的女人、遥远的来历不明的战俘、城中曲折的小径乱七八糟地涌在他心里。心神一乱，他的直觉就产生了问题，他越过一堵墙，过了几分钟，他又回到了那堵墙边儿上，他知道自己迷路了。他有些愤怒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，蹲在地上出神。半晌，待心神稍静后，他拿出指北针，重又确定方向，决定原路返回。

原路真好找，他很满意自己那些小小的模型，他一路上只找这些自己摆放的路标，它们此时静静地摆放在那里，每过一个小模型，他都有种行走在这座微缩了的残迹中的快感。但渐渐地，他看到，在有浮土的地方，又多了一行脚印，也就是说，那个人也返回了，或者是说他（她）也迷路了。这样一想，他竟有种无端的欣悦：毕竟她的直觉也与我一样，并不超群。但很快，单一海就发现了异样，他看到那脚印在他垒的每个模型前都略有停顿，并显得有些杂乱。很显然，这个人认真地审视过它们，让单一海略为惊讶和不满的是，他垒的几处模型已被人悄悄挪动和改变了。有一处表现古井和炮台、堡垒的三角模型被改得几可乱真，很细腻地呈现着实物的韵味。他稍微欣赏了片刻，看出那人没受过任何垒积训练，但却对环境有种天然的逼真的模拟能力。

他不再孤独了。单一海叹息了一声，缓步向前走。那条土街的



两边长满了高高的密草，有的竟如小树林，十分粗壮。他不再关注这些，顺手点燃一支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抬眼瞥见街前三十多米处奔出一只肥硕的大兔子来。它似乎受到了什么惊扰，哗哗地撞断许多草茎，向他跑来。好大一只兔子！他大呼一声，迅疾朝兔子追了过去，那兔子太笨，眼见单一海过来，却来不及转身，竟在原地打了个滚。单一海心中暗叫着乖乖，就要伸手去捉。可是，那兔子从他手中挣脱，又向前跑去。单一海爬起又追，就在距兔子三米远左右的地方，单一海只觉耳边裂帛似的一声枪响，眼前红光一闪，那兔子翻身倒地，又挣起来，撞断几棵蒿草，一头栽在草丛上，身上汩汩地涌着血。

2. 身后的猎枪

单一海那一刻觉得有些异样的惊骇和恐惧，一下子呆住了，内心中瞬间空白。那是一声枪鸣，从刚才的声音上，他判断是一支猎枪发射的子弹，子弹是狩猎用的霰弹，内装六颗铁丸，射击半径正好两米左右，也就是说，他再往前跑半步或者一米，必有一颗铁丸嵌进自己的身体。要命的是，枪只打中了那只兔子，这家伙枪法好到了要用他这个活物做陪衬的地步！那一瞬间，单一海又气愤又恐慌，他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行走时，那支枪和两只眼睛已跟踪了他许久，而自己居然一无所知。他不由得一阵后怕，要是那颗子弹将自己谋杀掉，那自己临死也无法窥见凶手一面了。他对自己产生了